生經卷第二　　安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佛說舅甥經第十二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與大比丘衆俱佛告諸比丘乃
昔過去無數劫時姊弟二人姊有一
子與舅俱給官御府織金縷錦綾羅
縠珍好異衣見帑藏中琦寶好物貪
意為動即共議言吾織作勤苦不態
知諸藏物好醜多少寧可共取用解
貧乏乎夜人定後鑿作地窟盜取官
物不可貲數明監藏者覺物減少以
啓白王王詔之曰勿廣宣之令外人知
舅甥盜者謂王多事不能覺察至于
後日遂當慴快必復重來且嚴警守
以用待之得者收捉無令放逸藏監
受詔即加守備其人久久則重來盜
外甥教曰舅年尊體羸力少若為守
者所得不能自脫更從地窟却行而
入如今見得我力強盛當濟免舅舅
適入窟為守者所執執者曼呼諸守
人捉甥不制畏明日識輙截舅頭出

窗持歸晨曉藏監具以啓聞王又詔
曰轝出其尸置四交路其有對哭取
死尸者則是賊魁棄之四徼警守積
日於時遠方有大賈来人馬車馳塡
噎塞路奔突猥逼其人射鬧載兩車
薪置其尸上守者明朝具以啓王王
詔微伺不周密若有燒者収縛送
来於是外甥將教僮竪執炬舞戯人
衆總鬧以火投薪薪燃熾盛守者不
覺具以啓王王又詔曰若已鉇維更
増守者嚴伺其骨来取骨者則是原
首甥又覺之兼猥釀酒特令醇厚詣
守備者微而酤之守者連昔飢渴見
酒宗共酤飲飲酒過多皆共醉寐俘
因酒瓶受骨而去守者不覺明復啓
王王又詔曰前後警守竟不級獲斯
賊狡黠更當設謀王即出女莊嚴瓔
珞珠璣寶飾安立房室於大水傍衆
人侍衛伺察非妄必有利色来趣女
者素敎誡女得逆抱捉喚令衆人則
可収執他日異夜甥尋竊来因水放
株令順流下唱叫犇急守者驚趣謂
有異人但見株杌如是連昔數數不

生經卷第二

變守者翫習睡眠不驚甥即乗梯到
女室女則執衣甥告女曰用為牽衣
可捉我臂甥素見黠預持死人臂以
用授女女便放衣轉捉死臂而大稱叫
遲守者寤甥得脫走明具啓王王又
詔曰此人方便獨一無雙久捕不得
當奈之何女即懷妊十月生男男大
端正使乳母抱行周遍國中有人見
與有鳴噈者便縛送来抱兒終日无
鳴噈者甥為餅師住餅鑪下小兒飢
啼乳母抱兒趣餅鑪下市餅餔兒甥
既見兒即以餅與因而鳴之乳母還
白王曰兒行終日無来近者飢過
餅鑪時賣餅者授餅乃鳴王又詔
曰何不縛送乳母答曰小兒飢啼
餅師授餅因而鳴之不意是賊何
因囚之王使乳母更抱兒出及諸
伺候見近兒者便縛將来甥酤美酒
呼請乳母及微伺者就于酒家勸酒
大醉眠卧便盜兒去醒悟失兒具以
啓王王又詔曰卿等頑騃貪嗜狂水
既不得賊復亡失兒甥時得兒抱至
他國前見國王占謝答對引經說誼

王大歡喜輒賜祿位以為大臣而謂
之曰吾之一國智慧方便元逮卿者
欲以臣女若吾之女當以相配自恣
所欲對曰不敢若王見哀其實欲索
其國王女王曰善哉從所志願王即
有名自以為子遣使者往往令求彼
王女王即可之王心念言續是盜魁
前後狡猾即遣使者欲迎吾女遣其
太子五百騎乘皆使嚴整王即勑外
莊嚴車騎甥為賊臣即懷恐懼心自
念言若到彼國王必被覺見執不疑
便啓其王若王見遣當令人馬五百
騎具衣服鞍勒一無差異乃可迎婦
王然其言即往迎婦王令女飲食待
客善相娛樂二百五十騎在前二百
五十騎在後甥在其中跨馬不下女
父自出屢觀察之王入騎中躬執甥
出尒為是非前後方便捕何叵得稽
首答曰實尒是也王曰卿之聰喆天
下无雙隨卿所願以女配之得為夫婦
佛告諸比丘欲知尒時甥者則吾身
是女父王者舍利弗是也舅者調達
是也女婦國王父輸頭檀是也母摩

耶是婦羅夫是子羅云是也佛說是 生經卷第二 第五張 丙
時莫不歡喜
佛說閑居經第十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拘留國轉遊與大
比丘衆五百人俱稍至城裏聚落有自
然好音佛頓其中時彼聚落有梵志
長者與先典數衆志共普聞有大毅
志姓曰瞿曇釋族姓子棄國轉遊城
裏聚落與大比丘五百人俱彼佛大
聖名稱普聞流遍十方莫不宣揚疑
者肅驚戰戰兢兢莫不欣戴号曰如
来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
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師号佛世尊
則以加哀天上人間諸魔梵天沙門
梵志開化天人證以六通獨步三界
所說經法初語亦善中語亦善竟語
亦善分別其義微妙見諦淨修梵行
得覲如斯如来至真等正覺善哉崇
慶若能稽首敬受道教功祚无量於
時梵志長者往詣佛所稽首足下却
坐一面敬問占謝叉手白佛者揖讓
者遍見默者却住一面者於時世尊
告梵志長者假使有人来問從者何

所沙門不當供養奉事荅曰不及唯
佛說之佛言其有沙門梵志眼著妙色
耳貪五音鼻慕好香口存美味身猗
細滑志于諸法不捨於欲貪嫉恩愛
志求無猒焚燒之痛如是之比沙門
梵志不當供養奉尊敬白佛言有來
問者當以是荅乃合善義則應法化
所以者何我等著色聲香味細滑之
法恩愛之著貪求無猒斯輩之類迷
于五陰惑於六衰官爵俸祿財物富
貴不以懈惓與俗无別以是之故不
當奉供順此等類佛告梵志長者假
使有人來問汝者當供事奉敬尊重
何所沙門梵志當云何乎白世尊曰
其不著念五陰六衰婬怒癡習濟色
聲香味細滑之念斯等積德溫雅和
順正當供事如此之輩沙門梵志
佛告城東聚落梵志長者汝等何故說
此言乎寧有比類安知沙門梵志已
離婬怒癡又教人離及色聲香味細
滑恩愛之著心惱之熱諸情無猒荅
佛言吾等數見沙門梵志端正殊好
捨色聲香味細滑所欲處在閑居若

樹下坐塚間曠野棄諸瑕悪志无所
求燕居獨處彼則永除色痛想行識
諸法之念斷求念空常寂此等沙門
梵志離婬怒癡亦教人離捨色聲香
味細滑之念聽聞如是以斯為樂恩
愛之者永以除盡可意色欲諸所慕
求燿然已離則以時節供事所樂五
陰六情亦復如是我觀此等沙門梵
志處在閑居若樹下坐塚間曠野獨
而燕處則已永除眼色耳聲鼻香口
味身受心法積衆德本恭順和雅如
是比像我等觀之沙門梵志離婬怒
癡及教人離我等今日自歸佛及法
僧奉受五戒為清信士佛說如是莫
不歡喜

佛說舍利弗般泥洹經第十四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迦蘭陁竹園
中尒時賢者舍利弗在那羅聚落得疾
困劣寢在于牀與諸賢者沙弥俱於
時舍利弗尋般泥洹侍者譚那供養
奉事如法已訖取鉢衣服就王舍城
到竹樹間已日昳時從燕處起取鉢
衣服至阿難所稽首足下退坐一面

諦郁沙弥白阿難曰唯然仁者欲得
知不賢者舍利弗已取滅度我今賫
持和上舍利及鉢衣服賢者阿難報
諦鄉曰便與我俱往詣佛所敬事修
禮儀從世尊得聞要法諦鄉眷曰唯
然從命於時阿難與諦鄉俱往詣佛
所稽首足下退坐一面叉手白佛我
身羸極无復力勢柔弱疲劣不能作
法所以者何諦鄉碎持沙弥來詣
我所稽首足下為我說言仁者欲
知賢者舍利弗已取滅度并賫衣鉢
及舍利佛告賢者阿難汝意謂鄉念
舍利弗比丘賫於戒品而滅度定品
慧品解脫品度知見品而滅度乎又吾
了是法致眾正覺乃分別說及四意
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
八聖道行佛所現信汝於今見舍利
弗比丘又般泥洹而反愁慼涕泣悲
怠不能自勝賢者白世尊曰舍利弗
比丘不賫持戒定慧解度知見品而滅
度也世尊以是分別斯法成眾正覺
分別說耳及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
念五根五力七覺意八聖道行并不

泥經卷上　第九張　安　壽

責此而滅度也阿難白佛唯然世尊
舍利弗比丘奉戒眞諦有妙辯才講
法无猒其四部衆聽之不惓說之不
懈多所勸助開化未解令心欣豫莫
不奉命知節止足常志精進志常定
止有大聖智无極之慧卒問對之言
辯應機發遣博達能了尋音答報一
切能通智慧為寶衆德具足舍利弗
比丘巍巍如是以故我見舍利弗比
丘取滅度去愁憂悲哀心懷慼慼不
能自勝佛告阿難生者在世安可久
存有諸恩想緣起之法必當歸盡壞
敗永沒法當崩敗法應當壞欲使不
尒終不可得
佛告阿難佛本自說一切恩愛皆當
別離夫生有終物成有敗合則有散
應當滅盡壞敗欲使不尒安得如意
應當終沒歸于无常離別之法欲使
不散安得可獲乎佛語阿難舍利弗
所遊之處佛心則安不以為慮應當
別離壞敗无常欲使不至安可獲乎
法起有滅物成有敗人生有終興盛
必衰應當无常別離之法欲使不至

未可獲也辟如大寶之山嵩高之頂

一旦崩摧如是阿難舍利弗比丘在
衆僧中今取滅度如寶山崩无常壞
敗別離之法欲使不至安得如意佛
告阿難猶大寶樹根芽莖節枝葉華
實具足茂好大敞平墮則現缺減視
之無威如是阿難舍利弗比丘存在
衆僧今取滅度衆僧威減應當滅盡
无常衰耗欲使不至豈可得乎是故
阿難從今日往自修身行己求歸依
以法為證歸命經典勿求餘歸云何
比丘作是行乎於是比丘自觀身行
內外非我當自觀察調御其心觀諸
世間皆由无黠內觀痛痒觀外痛痒
內外非我入于善哉調御其心察世
无明內觀其心亦觀外心不得內外
入于善哉自調其心觀世无黠觀上
日月亦觀外法不猗內外入于善哉
調御其心觀世无黠佛告阿難是為
修其身行自求歸依處於法地歸命
于法不處他地不歸餘人
佛告阿難其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
信女從我受教自修其身自求歸依

處於法地歸於法地歸命于法不處
他地一不歸餘人出家比丘為佛弟子順
興教者則順佛教佛說如是阿難及
沙彌諸比丘衆聞經歡喜受教而退

佛說子命過經第十五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
園尒時舍衛城中有一異人息男命
過父母愛重无不欲念視之无猒以
子之憂狂乱失志奔走門戶中庭街
路求子顛来見我當於何所得覩汝
蹤於時是人隨其門路出舍衛城至祇樹
給孤獨園往詣佛所黙然立前佛問
其人汝何以故本制其心今者諸根
變沒不常憔悴羸極其人白佛言爾
為問我諸根變異所以者何獨有一
子舉家愛重莫不敬愛視之无猒今
以命過以子之憂而發狂癡其心迷
乱開軒窓及門戶求索子顛来見我
何所求子佛言其人恩愛之著別離
則憂啼泣悲哀憂惱之患合會有離
適有所愛必致惱患尒時其人聞佛
所語心中忽然了世无常三世如幻
即受佛戒稽首而退

佛說比丘各言志經第十六 [illegible] [illegible] 安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越祇音聲藂樹
與尊比丘俱一切聖賢諸通已達皆
悉耆年其名曰賢者舍利弗賢者大
目連賢者迦葉賢者阿那律賢者離
越賢者邠耨文陁弗賢者須菩提賢
者迦旃延賢者憂波離賢者離垢賢
者名聞賢者牛呞賢者羅云賢者阿
難如是之比大比丘眾五百人尒時賢
者大目揵連及大弟子天欲向明從
坐起往詣賢者舍利弗所時舍利弗
遥見諸大弟子相隨而来適覩此已
至離越所而謂之曰離越且觀大聖
衆来諸目連等賢者離越尋時往詣
舍利弗所手執涼扇詣舍利弗所所
以者何今日旦當因舍利弗得聞講
法與大弟子一時同心時舍利弗見
大弟子尋以勞賀賢者阿難善来阿
難能自枉屈為佛侍者親近世尊宣
聖明教當問阿難心所懷疑音聲藂
樹為其樂乎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
香芬馥柔軟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
聲藂樹之間而現雅德阿難荅曰常以

生經卷第三　第十三張　安軒

時節修具是行分别其議成就微妙
淨修梵行多所發起多所成就至於
博聞曉了言教心意開解處于快見
為諸四輩講説經典粗舉要言濟諸
曠野深谷之患如是舍利弗比丘應
在音聲叢樹之間時舍利弗復問離
越卿意云何賢者阿難所説辯慧猶
師子吼今問離越仁者覩此音聲叢
樹為快樂不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
香芬馥柔軟悦人云何比丘在於音
聲叢樹之間而現雅德離越答曰唯
舍利弗假使比丘閑居燕坐樂于獨
處除去家想而无愛欲在於衆人而
不放逸不樂輕戲憺怕定然其心不
亂志在空行如是比丘應在音聲叢
樹之間則現雅德
又舍利弗復問賢者阿那律卿意云
何在音聲叢樹為快樂不威神巍巍
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軟悦人云何
比丘在於音聲叢樹而現雅德阿那
律答曰唯舍利弗假使比丘天眼徹
視道眼清淨覩於天人三千大千佛
之國土普見无导譬如假喻有眼之

生經卷第二　第十四張

人上高樓閣從上視下悉見所有人
民行來出入進退居止屋舍如是舍
利弗比丘天眼觀見三界无一罣㝵
在於音聲葉樹之間則現奇雅舍利
弗問大迦葉曰卿意云何在音聲葉
樹為快樂不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
香芬馥柔軟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
聲葉樹而現雅德迦葉答曰唯舍利
弗假使比丘自處閑居勸人閑居自
修賢聖勸人賢聖自服弊衣勸人弊
衣自知止足勸人止足自身少求勸
人少求自身寂然勸人寂然自身精
進勸人精進自身制心勸人制心自
身定意勸人定意自身專修勸人專
修自身戒具三昧智慧解脫度知見
慧勸人亦然自身教化勸發衆人聽
採法義開化說經於法无猒勸人亦
然如是舍利弗比丘在於音聲葉樹
之間則現奇雅又舍利弗問大目揵
連卿意云何在音聲葉樹為快樂不
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軟
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葉樹而現
雅德目連答曰唯舍利弗假使比丘

生經卷第二 [illegible] 安 [illegible]

得大神足威聖无量普尊自由於其
神足所念自在於變化示現无央數
形能變一身至不可計則還合一於
此墻壁山藪谿谷通過无㝵出无閡
入无孔入地復出辟如入水履水不
溺若行陸地處於虛空結加趺坐若
如飛鳥身出光焰如大火聚身中出
水猶如流泉其身不濡今此日月威
神光光照於天下從地舉手捫摸日
月化大其身至于梵天如是舍利弗
比丘在於音聲藂樹之間則現奇雅
尒時目連問舍利弗曰卿意云何在
音聲藂樹為快樂不乎威神巍巍花
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軟悅人云何比
丘在音聲藂樹而現雅德舍利弗荅
曰假使比丘制心自在不隨身教自
於其室三時正受發意之頃明旦日
中日冥定意一心入定夜半後夜自
由所行常得自在无所罣㝵辟如長
者若尊者子淨水洗沐著新好衣所
有具足无所少乏隨其所欲欲得何
衣衆寶瓔珞香花伎樂明晨日中向
夜所欲止處衣裳服飾臥起牀褥悉

生經卷第二 第十六張 安

得自在如是目連制心不隨亂意明
旦日中闇冥人定夜半後夜隨其所
欲禪定三昧隨其所觀皆得自在比
丘音聲葉樹則現奇雅
尒時賢者舍利弗謂目揵連賢者已
說吾等之類盡各言志隨其辯才各
宣其意寧可俱往詣佛大聖啓說此
事如佛所說吾當奉行目連荅曰唯
命是從於是舍利弗前白世尊我等
之類各演所知今故啓白得其理不
於是世尊讃舍利弗賢者阿難善哉
善哉阿難所說所以者何比丘博聞
則持不忘若有說法初善中善竟善
分別其義微妙具足淨修梵行能分
別此如是像法博聞普達觀之自在
其心清淨降伏諸根皆能曉了則為
四輩粗略舉要演說經典各令得所
善哉善哉離越若之所說所以者何
假使比丘在於閑居其行寂然其心
清淨分別空无善哉善哉阿那律尒
之所說所以者何今卿天眼觀見三
千大千佛國如於高樓上察見在下
善哉善哉迦旃延尒之所說所以者

何從覺見四諦無復狐疑善哉善哉須菩
提能解說空法以空為本善哉善哉
斗呴尒之所說所以者何畏生死苦
樂於泥洹善哉邠耨分別經義演說
佛典善哉善哉優波離分別罪福奉
修法律善哉善哉離垢去三毒罪得
三脫門善哉善哉名聞清修善德并
化衆人善哉善哉羅云守護禁戒无
所違犯善哉善哉大迦葉樂在閑居
勸他閑居以十二事常自修身亦勸
他人善哉善哉目揵連得大神足无
量大尊自在分一為万万還合一能
捫摸日月身至梵天善哉善哉舍利
弗明旦日中日入人定夜半後夜禪
定三昧常得自在如長者子沐浴著
衣以寶瓔珞晝夜三時恣意所服
佛告諸比丘汝等各說所知皆快順
法无所違錯復聽吾言云何比丘在
音聲叢樹為快樂乎威神巍巍華
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軟悅人在音聲
樹而現雅德於是比丘明旦從其衣
鉢入于聚落若在異國處在樹下於
是明旦著衣持鉢入彼國邑若於聚

落護諸根門分衛始竟飯食畢訖藏去衣鉢洗其手足獨坐燕處結加趺坐正身直形安心在前則觀於世一切无常心自念言假使吾身漏盡意解乃從坐起輙如所言諸漏不盡不從坐起比丘如是在音聲藂樹則現奇雅於時世尊而說偈曰

慱聞持法微妙寂　分別經典解法義
為无央數而講說　有志閑居樂獨處
內自觀身外勸化　執御樂禪身自行
遵修世尊博聞教　有在燕處若樹下
其目清淨无所著　蠲除身病四百四
覩見衆生若干種　燕處樹間德如斯
辟如師子由山居　獨處閑居猗寂靜
止足解脫隨類教　處在燕處德如斯
若在天上及梵宮　若揵沓惒及人間
普能至彼无所㝵　處在燕樹德如斯
淨妙智慧普解人　心得自在諸根定
一切知足棄諸惡　處在燕樹德如斯
如是上人說微妙　各各講法隨所知
所演善哉順上義　往詣世尊叙所說
其天中天无礙㝵　音聲如梵寂志尊
其諸神通普平等　尊師應時開慧門

彼時世尊回除雲　因此興教聽吾言
如諸比丘所應行　燕處樹間志哥雅
食諸微妙多少求　最勝分別其心行
著衣持鉢威儀則　其行如鳥遊虛空
其有能修如此妙　聖不興嫉无懷害
得至寂然去塵垢　處在燕樹德如斯
佛說如是諸大弟子天龍鬼神阿須
倫聞經莫不歡喜

佛說遮旃延無常經第十七

聞如是一時佛遊阿和提國尒時賢
者遮旃延告諸比丘諸賢者聽一切
合會皆當離別雖復安隱會致疾病
年少當老雖復長壽會當歸死如朝
露花日出即墮世間无常亦復如是
年少强健不可常存譬如日出照於
天下不久則沒如是賢者合會有別
人生有死興盛必衰一切萬物皆歸
无常壞敗歸盡如樹果熟尋有墮憂
萬物无常亦復如是合會有離興者
必衰譬如陶家作諸瓦器生者熟者
无不壞敗如是賢者合會有離興者
必衰生者有死恩愛離別所求所慕
不得如意尒時則有悪應變恠現矣

其病見前諸相危熟身得疾病命轉
向盡骨肉消減已失安隱得大困疾
懊惱叵言體適困極水漿不下醫藥
不治神呪不行假使解除无所復益
醫見如是尋退捨去寂後命盡至於
鞭靴與于惱厄若使為變命欲盡時
則有六痛遭於苦毒鞭靴之惱眾患
普集已所不欲自然来至轉向杼氣
或塞不通但有出氣无有入氣出息
亦極入息亦極諸脉欲斷失於好顏
卧起須人人常飲飼雖得醫藥糜粥
含之必復苦極不能消化欲捉虛空
白汗流出聲如雷鳴惡露自出身卧
其上歸於賤處命盡神去載出野田
或火燒之身體臭腐无所識知飛
鳥所食骨節支解頭項異處連筋斷
節消為灰土一切無常當是之時身
為所在頭足手脚為何所處初始死
時出在狂間父母兄弟妻子皆共逐
之親厚知識亦復如是啼哭愁憂悲
哀呼嗟推胷搵悶葬埋已訖各自還
歸亦不能救身獨自當之棄捐在地
猶如瓦石不聞聲香味細滑亦不見

色及與五欲无所識知以是之故知
身无常孝順供養父母恭敬沙門諸
道士布施持戒齋肅守禁修行起住
迎逆稽首作礼叉手自帰命諸賢者諦
省察此當念無常苦空非身於是
說偈曰

已見如此大恐懼　計求人身甚難得
當行精進救頭火　除諸勤苦立大安
往古佛時値不聞　莫計吾我及放逸
得无遇此无量苦　生死之患地獄酷
去在愛欲無為惡　伏諸根本故說此
無得念惡及諸想　得至寂然如壞賊
无得念言是我所　於是无我亦無吾
无得不尊自謂勢　攝身諸事伏其心
常當著聽知身時　捐棄軀命无所著
无得長夜在惡趣　慎莫為此遭是患
勿復往至閻羅界　常當孝順供二親
積累功德為後護　因是疾得賢聖路
勿求衆安而犯惡　无承邪教為卒暴
觀察此以常興施　棄捐愛欲諸瑕穢
然後當求於父母　妻子親屬及知友
常承佛教不違命　將无不值就後世
假使疾病求父母　妻子親屬及知友

欲令救護不能得　功德智慧後世明
賢者迦旃延為諸比丘說法如此比
丘歡喜則時受教

佛說和利長者問事經第十八

聞如是一時佛遊鄉難國波和奈樹
間與大比丘衆比丘五百人俱時和
利長者往詣佛所稽首足下退坐一
面佛告長者吾欲問汝假使魔來及
魔官屬及无央數諸外異道問以時
荅汝當諦聽善思念之唯然世尊願
樂欲聞於是長者與諸大衆受教而
聽佛告長者何謂大魁長者白曰唯
然世尊大魁有四何謂為四一曰地
種二曰水種三曰火種四曰風種是
曰四大魁佛言何謂地種荅曰謂有
五事立堅强不柔麁礦能往返者佛
言善哉善哉長者能解彼諸地種永
不現不長者荅曰唯然世尊我身能知
地種滅沒不可知佛言善哉復問何
謂水種荅曰唯然世尊水有五事津
液通流細滑微碎无有形貌猶如羅
網遍至諸脉佛言善哉善哉長者汝
乃能知水種滅沒不知處時荅曰唯

生經卷第二　第十三張　安

然世尊知歸无常永不現也佛告長
者何謂火種長者荅曰温燸之類能
令人熱有所消化而能焚燒光焰之
類佛言善哉長者汝乃能知火種滅
没不復現耶荅曰能知无常歸盡不
現佛告長者何謂風種長者荅曰風有
五事寒冷之類輕飄駃疾有所飄吹出
入得通有諸響聲佛言善哉善哉尒乃
能知風種忽然没不復現耶荅曰唯然
世尊能知風種自然歸盡佛言善哉善
哉長者世尊又問豈不覩見其種寂
聲荅曰唯然知其種聲平等如稱其
四大魁為何所處荅曰猗欲飲食恩
愛又問其四大魁為何所猗荅曰展
轉相依又問為何所趣荅曰趣色諸
入又問諸入為何所歸荅曰歸罪塵
勞又問何因有罪塵勞荅曰唯然世
尊其識及身各自别異而各離散又
問命盡身壞為何所趣荅曰豈有所
趣身无心意身識各别又問長者續
以故識歸於所趣更得異識耶荅曰
唯然世尊不賣故識歸於所趣不離
故識亦无異識云何長者見於法乎

辟如世尊眼識非常耳識有異不共
合同如是世尊没生死如是所見无
猒而以存命佛言善哉善哉長者於今
長者一切所問報荅如應審實不虚
寧是不實荅曰不實所以者何如大
聖說於是世間所與不實欲法悉虛
我念世尊此世俗事皆以虛立未曾
有法佛言善哉善哉長者假使有說
世事皆虛悉未曾有則諸佛說所以
者何世事悉虛无有一實於是世間
皆未曾有佛說如是和利長者受教
歡喜而退

佛說佛心總持經第十九

聞如是一時佛遊兎檀兎國賓近大
海之邊佛所行樹於師子座與无央
數諸天眷屬圍遶而為說法彼時世
尊告安詳摩夷亘天及淨居身天子
諸天子當知有總持名佛心之法過
去如来至真等正覺所說為四部會
眾於後世救攝擁護令得自歸普獲
特勝所生到處護一切義為諸菩薩
學大乘者令蒙法恩使得普至一切
所為則有超異以故說耳今者諸賢

亦當受之持諷誦讀我滅度後最後
世時四輩衆會学大乗普聞其名者
當分別説為他人講心懐忍辱心得
自在聞其音難設致其名超異德性
如来所説而復擁護已願常上所見
自在其有欲聞當為説之衆會對曰
唯然世尊當受聖教如佛所言終不
敢違使如来教普然具足衆會又問
何謂世尊佛心揔持法乎世尊告曰
今次第説无垢離垢造一切義皆已
逮得所作諸德无有邊際三世平等
一切十方具足諸慧示現一切諸所
有蔵諸法自在具足成就所作通達
普了周匝除一切眼皆於三界普至
十方寂然憺怕獲諸脱門分別法界
究竟猗著皆念一切諸所作為超度
餘心已得解脱除結縛法普於虚空
本性清淨无垢勸化三處過去當来
現在平等三世斷除无餘離於所有
第一度營所行如言所作成就一切
大慈而興大衆於一切人而無所度
佛告天子是為佛心揔持法也為四
輩説求菩薩乗其有諷誦懐在身心

生經卷第一　第二十六張　字

諦曉了識持此經者壞諸思想厗空
如来立在于頂思則得見其有底
見若有聞者能說經法若有持者未
曾有忘究竟於學當復得住於道所住
說經寂然以故講經所持當持未曾
忽疑以是之故能忍揔持一切所聞
所得如海遠不起法忍於一切法而
得自在无所罣㝵至解脫門如意具
足於現在法於我法教當受重任棄
諸重擔此族姓子則為見佛若覩此
等當從聽受當觀其法莫察其形
不當毀呰而輕易也摩夷亘天子
白佛言唯然受教不敢違也普當宣
傳如来之命然於後世以是經法為
四輩說及菩薩乘當為分别若有誦
得若有忘者當為開示族姓子當
令得見及使聽聞護如来所說言教
我等亦當奉受如来所說此族姓子
當成大義佛告摩夷亘天子卿當奉
行如今所言是則佛教佛說如是摩
夷亘天子淨居諸天一切衆會天龍
鬼神世人阿須倫聞經歡喜
悉家像知識而强結親友諸王所行多

則主於土地其國多大臣而常典關諍
當為造薜眼 於是說如是
跎飢梨尼 跎飽梨尼
師比丘 跎羅陁 蒱偈陁 沙瑜投
陁漚阿咸比塊波 昧瘅跛鄉旃 跣離
鄉波羅 翅提尼陁睬尼 尼披散尼
摩呵毋鄉尧陁利鄉
其有於是於我空耗所有財寶令建
得之若過去則以是神呪當以手捘
重其手足擁護於膝重於臏常皆見
重為脇見重使下見重令頸見重使
心見重令四部衆皆使見重恚令平
等所從来處風散其華
漚鄉提奴 漚鄉提陁 漚弥提屠
漚提屠取披韃陁 叱闍叱者
朱陁閣陁 波沙提 波沙檀尼耶醢迦
弥仇弥遮羅跛 朱羅鈴摩尼 阿提陁
浮弥美鄉伊俞羅頭 鄉跛祇禘弥
比闡禘弥 薩披鄉樓 弥檀尧南摸
摩迦尼 阿禘比耶 令所祝吉 梵天
勸助

佛說護諸比丘呪經第二十

聞如是一時世尊遊於摩竭羅閱祇

城東在於柰樹開梵志丘聚從是北 生經卷第三 當年復安
上上鉀提山中天帝石室尒時无數
比丘各各馳走忩忩不安如捕魚師
布網捕魚魚覩馳散世尊遥見无數
比丘各各馳散擾擾不安佛問比丘
何為馳散擾動如斯若魚畏網比丘
對曰我遭患所在不安遇諸賊盜鬼
神羅刹諸為及龍餓鬼師子及諸妖
魅鬼魅非人熊羆諸邪溝邊洄鬼蠱
道巫呪佛告比丘當為汝說常當救
濟一切擁護諦聽善思念之比丘巻
曰唯然受教佛言何等為一切救濟
擁護如是
阿輢弥 遮羅移 嘻鵌嘻鵌 般鉀
阿羅鉀 摩丘 披賴墝 呵頭沙
麴拘梨因提鵌者比丘披 滬羅須弥
者羅難樓在者羅
阿者破者 阿羅因阿羅耶 耶勿遮垃
鉀移阿鉀
若不觧脫我當勸觧為其擁護救濟
令安吉祥无患若賊鬼神羅刹蠱道
等呪護四百里周匝無敢嬈者其不
恭順犯是呪者頭破七分所以者何

[illegible] 第十[illegible]受

佛告比丘今吾普觀天上世間若如
是呪呪願擁護終无恐懼衣毛不豎
除其宿命不請南無世尊所呪者吉
梵天勸助是呪

佛說吉祥呪經第二十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城是名曰轉
法輪莫能踰者是地廣普若有姥者
佛皆說之今當講誦大人聖賢具足
歸彼時佛告賢者阿難吾為汝說神
呪之王汝當持之諸佛所說至誠行
趣道行十二因緣行月行日行賢普
行日月俱行諦聽善思念之阿難言
受教而聽如是
佅樓 牟樓 阿迦羅 鉼羅 莫迦垣
羅颰提 波羅鈴波蚩阿𡰥呵 耶提
阿𡰥耶 提阿提耶提頞禘未禘盧𡰥
羅羅颰提 摩那羅羅波夷吒
無量摠持諸印之王諸佛所說為至
誠行為修道行平等跡行日行月行
如日月行佛語阿難此摠持句為佛
之句為尊上句為學句聖賢之句得
利義句所悅来句無兵仗句若族姓
子族姓女若入此句入無數解百千

…經卷第一　第二十張　安

之門能分別說佛告阿難雪山南脅
有大女神名設陁攞迦醯[晉名播聲]有
五百子及諸眷屬彼聞此經即自
起往舉聲稱怨嗚呼痛哉嗚呼何以
劇乎吾身本時取若干百衆生人精
以為飲食害命服之於今不堪不能
復犯沙門瞿曇為四部衆而設擁護
所以者何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是神呪
童男童女入於郡國縣邑聚落持是
吉祥呪若諷誦說无能嬈者所以者
何今沙門瞿曇所說神呪遣逐非人
滅除衆患常住於此而現於魔宮諸
弊魔言天王欲知沙門瞿曇以空決
界令者天王當共被鎧將諸群從暫
勒兵衆譬如菩薩初坐樹下魔被以
鎧甲及諸兵衆往詣佛所於是世尊告
阿難曰是大女神設陁羅迦醯止於
雪山之南與五百子俱遙聞如来說
是神呪揔持印呪恐怖懷懅衣毛為
竪及於諸魔一切官屬及餘衆魔於
時彼魔被其鎧鞨與眷屬俱往詣世
尊惡心欲詣沙門瞿曇彼時有菩薩
名曰降棄魔降魔及官屬還詣佛所

稽首聖足叉手歸佛白世尊言我已
攝制於此弊魔及諸官屬發遣諸兵
并設陀迦醯大女神而制伏之不敢
為非亦不敢嬈比丘比丘尼清信士
清信女不敢中宮无所妨廢善哉世
尊願說總持法印為四輩衆令皆得
擁護使得安隱唯佛加哀普及人民令
得安隱於是世尊為是神呪應時欣
笑阿難問佛世尊何故笑笑當有意
佛告賢者阿難汝寧見降棄魔菩薩
道行殊特降魔官屬設頭迦醯大女
神技術皆以壞敗心懷憂慼於彼忽
然沒而不現到斯說是總持之印今
時世尊思此總持印王攝伏一切諸
惡鬼神及諸妖魅除一切嬈伏鳩伏
鳩休浮休樓阿祇提如是總持印王呪
其有鬼神女神鳩桓龍金翅鳥及諸弊
獸一切衆魅至意有意在道斷他懷
來為食為句跡甘嘗為月動搖善惡
動意為心何況細微無不微也其大
德總持无擇無實而無所斷其心誦
其十事讀於今笑當所作者亦无所
選佛告阿難是无擇句總持句無所
選句安隱句擁護句於諸衆人无所

嬈句無所害句禁制句諷誦者句為
四部衆則設擁護人與非人不能犯
也若卧出時所在寤寐无敢嬈者況
佛所說其聞此呪莫不安隱佛說如
是歡喜而去

生經卷第二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